

先聲報



第四期

◀內容摘要▶

- 第一版：制止反動傾向，加強反殖鬥爭
- 第二版：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 第三版：
- 第四版：目前時局中的幾個問題
- 第五版：兩年來的詩誣支部活動
- 第六版：共產黨奪取政權之說妙用何在？

一九六一年八月一日

每份一角半

星洲人民黨機關報

黨部：31, Lorong 32, Geylang Rd., Singapore.



制止反動傾向，加強反殖鬥爭

星洲勞動羣衆又通過補選的機會再度地批判了行動黨領導層右傾的政治路線。可是，行動黨領導層竟是那麼高傲地無視人民的意志和願望，對於自己錯誤的政治路線和政策從不檢討，反而立意要蠻幹到底。於是，在黨內便進行瘋狂的清黨活動，把那些稍微和他們的意見不同的黨員，幹部，一一套上「親共分子」的紅帽子後，全部趕出黨外，並且說那些堅持原則的議員和幹部「害怕共產黨」，被「共產黨利用」，更以「共產黨要奪取政權」，「共產黨和英國人合作」之類的無中生有的名目，扭出來恐嚇人民，企圖製造時局的緊張和混亂，使人們大有風暴就要來臨之感。然而，我們沒有看到所謂「共產黨奪取政權」和「發動政治罷工」，却聽到行動黨領導層的狂叫，大事製造緊張氣氛，擾亂秩序。行動黨領導層這種在黨內外表現的專橫蠻幹，不顧民意的結果；不僅造成他們在政治上日益孤立，同時其黨內，亦叛親離，呈現出真空的狀態。所以，今天街頭巷尾的羣衆議論紛紛，大家都說行動黨已經變質了。

正如其他沒落的政客一樣，行動黨的領導層是不甘於就此罷休的，為了挽救自己的政治壽命，他們不擇手段地把行動黨內的危機擴大為黨外的政治事件。企圖通過這些事件去打擊左翼運動，走林有福的老路。於是，在七月十八日便由行動黨御用的「理論家」蒂凡那等人發表了旨在分裂工運的聲明，接着便在七月廿六日獨斷地宣佈解散職總，從而建立一個李有成式的所謂新的工會運動中心，以遂一黨一派的私利。在這之前，

即是在七月十九日，李光耀給中央的要求委任狀的「公函」陰險的準備推殘愛國人士及民主運動。函中突出地提起目前所謂「非共左翼和共產左翼」再度較量的開端，及「很可能工會會有日益加強的攻勢。」李光耀要這一手，不只要是在社會上製造危言聳聽的新聞，實際上，就是謀重演一九五七年借英國殖民主義者的刀來殺左翼力量的把戲，他們更以為可以通過所謂「左翼反對星馬合併」來造成民族猜疑。但是，這些人的算盤準是打錯了，想一想吧！四年前搞得一套「借刀殺人」的醜劇，又怎麼能夠在今天已經有更高的政治覺悟的羣衆面前再次扮演呢？

行動黨領導層最近一連串的反動活動，表現出他們和林有福等人的本質是一丘之貉。因此，星洲人民是不能容忍這些人的反動的言行肆無忌憚地橫行的，他們已經有力量來制止這種瘋狂的活動的。

行動黨領導層或者認為製造緊張氣氛，多少會使一些人感到擔憂。其實，只要看清楚當前的政治形勢，我們是沒有理由感到擔憂或悲觀的。行動黨領導層的脫離左翼，並不等於左翼力量受削弱，反而是對加強左翼團結有利，因為這些人的離開左翼只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安順區補選更快地暴露了這些人的本質和加速使他們離開左翼範圍內。實際上，這些人存在於左翼內，反而妨礙左翼團結。這點，從最近行動黨領導層一系列反動的活動，就是一個顯著的證明。經過了這次尖銳的政治鬥爭之後，現在不只劃清了彼此之

間的政治界線，同時，則指出誰是左翼，誰是叛賣。左翼運動經歷了這場熾烈的政治的大論戰之後，一定會改善過去存在左翼內部某些不正常的關係。

我們也看到，行動黨領導層和左翼力量之間的矛盾，經過這次原則性的爭論之後，在性質上已經變化了。這就是說，行動黨領導層要把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變為敵對的矛盾。他們準備死硬地固執地走那叛賣人民利益的投降路線。

認清了這個矛盾的性質及為着解決這個尖銳化了了的矛盾，過去的經驗也告訴我們，想通過說服，協商的方法已經行不通了，必須通過鬥爭，正如最近以來所進行的鬥爭一樣。只有善於鬥爭，敢於鬥爭，才是加強左翼團結和正確的解決這一矛盾的途徑，如果是縮手縮腳，躊躇不前，不敢展開合理且有利左翼運動的鬥爭，那麼，加強左翼團結，鞏固左翼力量，只不過是一句不能兌現的空話。

今天，由於人民及行動黨內大部份開明的人士，敢於「鬥」，結果才「鬥」出一個「社會主義陣綫」來。這個事實，進一步的暴露了行動黨領導層的反動本質及其黨內的民主制度的破產。

我們要強調指出，當前時局中的主要問題，仍舊是反殖民主義的問題，但是由於行動黨領導層掛羊頭賣狗肉，不依靠人民羣衆的力量，繼續反殖民主義，所以，我們有必須揭穿它。在整肅左翼隊伍內的叛賣份子之後，大家的心情一定也感到舒暢萬分，信心百倍，從而加強反殖鬥爭的。

「中非聯邦」的政治教訓

——林國治——

帝國主義者不只懂得「分而治之」，而且懂得「合而治之」。所謂「合」，是反動勢力的聯合，是維護殖民地統治利益的「合」，是為長期奴役人民的「合」。戰後的殖民地統治者，一方面繼續他們分裂亞非土地傳統，一方面搬出組織「聯邦」，「邦聯」和各種軍事集團的新花樣。手法不同，目的一樣，真是殊途同歸。這種「合而治之」的手法，是戰後殖民主義在形式上的新特點。

「中非聯邦」提供了這種「合而治之」手法的最好例證。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民族解放鬥爭的風吹遍世界，也吹醒非洲人民，他們以奮起行動向世界證明：他們也是不願為奴隸的人類。在北羅得西亞，南羅得西亞和尼亞沙蘭，這些殖民地冒險家縱橫馳騁的樂園，非洲人民忍辱負重的災難的土地，半世紀的沉默打破了，到處掀動着人民要求民族獨立的浪潮。

面對日益強大的民族運動，奸

滑的殖民地統治者在一九五三年提出「中非聯邦」計劃，把北羅得西亞，南羅得西亞和尼亞沙蘭結成聯邦，目的是為了集中三邦的殖民主義力量，加強對中非在政治上的壓迫和經濟上的剝削。殖民地官員說，「聯邦可以加強三邦經濟合作，促進社會繁榮」，「聯邦可以使三邦種族和諧共處，共同合作」。但是非洲人民認識：是誰提出聯邦計劃，而聯邦計劃又是為了維護誰的利益。

為了充份瞭解殖民統治者的陰謀，我們需要認識這種情況：中非三邦無論在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程度上，或者在殖民主義力量的分佈狀況上都不是平均的。北羅得西亞非洲人有一百八十六萬名，白種人只有四千多名，四十二名黑人中才有一名白人。北羅得西亞的工人階級力量比其他二邦強大，也比較有組織，主要集中在北羅得西亞的銅礦區，這支工人階級的隊伍是北羅得西亞民族運動的骨幹，推進民族

運動不斷高漲。尼亞沙蘭絕大部份人口是非洲人，非洲人有兩百四十萬名，白種人只有四千多名。尼亞沙蘭在戰後成立「非洲同盟」，這個民族主義的政黨堅定地領導人民進行民族獨立的鬥爭。南羅得西亞的情況比較不同，這裏白種人有十六萬名，是中非三邦白人集中的地區，也是殖民地統治最鞏固的地區，因此它早在一九二三年就獲得了「自治邦」的憲法地位。南羅得西亞政府用高壓手段，白色恐怖和種族隔離來壓制非洲人民力量的抬頭，剝奪他們一切政治權利，在這種情況下，南羅得西亞在組織上比較差，民族運動比較其他兩邦落後。相對地說，南羅得西亞，是殖民地統治比較強而民族運動比較弱的地區，北羅得西亞與尼亞沙蘭是殖民地統治比較弱而民族運動比較強的地區。

帝國主義者的陰謀恰恰在此：取南羅得西亞之長補北羅得西亞之短，取南羅得西亞之強補北羅得西亞之弱，集中三邦的殖民主義反動勢力壓迫民族獨立運動，集中三邦白人力量壓迫非洲人民。非洲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

們看得清楚殖民主義者的陰謀，他們堅決反對中非聯邦。但是，殖民地統治者並沒有徵詢非洲人民的意見，南羅得西亞兩萬五千名白人投票「決定」加入中非聯邦，英國國會也「通過」北羅得西亞和尼亞沙蘭加入中非聯邦。非洲人民展開了強烈的抗議運動，抗議呼聲在尼亞沙蘭尤其達到了高峯，尼亞沙蘭人民派遣一個代表團到英國，準備向英女皇提出備忘錄，但殖民地斷然拒絕接納這份備忘錄。尼亞沙蘭人民發動了廣泛的不合作運動，甚至連土酋也拒絕和英國合作。英國殖民主義不顧非洲人民的反對，強蠻地把中非聯邦加在非洲人民頭上。

中非聯邦從一九五三年成立到現在已經是八年了。八年的經驗已經完全暴露聯邦的反動本質。

第一，中非聯邦限制了中非的政治進步。南羅得西亞自治邦操縱了其他兩邦，其他兩邦僅僅是保護邦，連自治邦的地位都談不上，最高行政權操縱在總督手中。聯邦議會由議員三十五人，其中非洲人只有六人。中非非洲人民的民族獨立與政治進步的要求，受到這聯邦組織的阻礙。

第二，種族矛盾與鬥爭的尖銳化。殖民地官員宣傳，中非聯邦可以促使中非各種族和諧合作。其實，這是白人騎黑人的合作。實行嚴厲種族隔離政策的南羅得西亞，把種族隔離變本加厲推行全中非。在「種族合作」名義下實行種族壓迫，必然加劇種族矛盾與鬥爭，今日的中非就像一座活火山，黑白種人大撕殺的慘劇隨時會爆發！

第三，殖民地經濟被進一步受外資的控制。殖民主義者又說，組織聯邦可以集中三邦資源，促進經濟開發，社會繁榮。事實上外國資本利用聯邦組織進一步掠奪非洲資源剝削非洲人民，攫取更大的利潤。無論是南羅得西亞的鉛、煙草，北羅得西亞的金剛——或者是尼亞沙蘭的鑛產，都是英美大資本家的獨佔品，而非洲工人却在殘酷剝削下經歷貧困，飢餓，死亡的遭遇！

中非人民八年來不間斷地進行反對中非聯邦的鬥爭。在民族主義政黨領導下，他們舉行政治集會，遊行示威，而他們的政治行動不斷受到血腥鎮壓。一九五八年，尼亞

(轉入第四版)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早天雷
馮風

什麼人造成行動黨在安順補選的失敗？什麼人背叛了行動黨的政策和原則？什麼人玩弄種族主義？什麼人分裂工人運動？……？這些問題，已經被人用偷天換日的手法，企圖轉移人民的視線，作歪曲事實的解釋。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切掩蓋事實真相，顛倒是非黑白的企圖，在事實面前都是站不住腳的……。

烏雲滿天飛

行動黨在安順補選的失敗所造成的黨內危機和政府地位的動搖，使該黨的領導層惊慌失措，他們採取了不擇手段的方法，拚命歪曲事實的真相，製造緊張的氣氛，弄到烏雲滿天飛，企圖轉移人民的視線，掩蓋自己的失敗。這種利用人民的不安情緒來解決自己一黨一派困難的手法，是不能使人民信服的。

對於最近以來不斷出現的謾罵和污蔑。合理的做法就是：用事實，講道理的方法，給那些謾罵和污蔑以迎頭的痛擊，撥開雲霧，讓人民看到事實的真相，究竟誰是誰非。真理愈辯愈明，只要有辯論的自由，人民是不會永遠被欺騙的。

是什麼人使行動黨的補選失敗呢？

有兩種答案。一種答案是：芳林和安順區的人民對行動黨執政兩年來的表現作了否定的判決：人民不信任行動黨領導層現行的路線和政策。另一種答案是：行動黨的失敗是被人「叛賣」的結果，芳林和安順區人民的判決是錯誤的，他們受人愚弄、欺騙、正確的永遠是行動黨的領導層。

第一種答案是客觀的事實。人民已經作了判決，而客觀事實是不能否認的。第二種答案是不是一種客觀事實呢？這就有需要分析，不能簡單地作結論。

「安順補選的勝敗在提名日就決定了！」「我們寧願失敗也不要工會的支持！」這是李光耀在黨員幹部會議上的分析。

所有的工會和羣眾團體只有發表聲明支持過行動黨，而從來沒有發表聲明支持過王永元和馬紹爾先生。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公開事實。

當工會號召「左翼團結」和全力支持行動黨的時候，蒂凡那先生跑出來指責說：這種支持是爲了權宜之計，爲了看到行動黨已經「勝利」在望而進行的投機。行動黨不希望這種支持。當時蒂凡那先生這種做法曾經引起了行動黨黨員的廣泛憤慨。因爲他的分裂活動顯然是對於爭取行動黨補選的勝利有害的。

當工會號召「左翼團結」和全力支持行動黨的時候，行動黨的領導層不但拒絕林清祥等人在行動黨召開的羣眾大會上演說，而且還不斷地公開指責許多當時支持行動黨的羣眾團體和人民黨是「瘋狂」分子。這些，也是大家都知道了的事實。

早在安順補選提名日之前，以林清祥等人及四十三個工會領袖就發表了聲明，號召人民在反殖民主義的原則上支持行動黨，以便在六三年憲制談判時爲人民爭取更多的民主自由權利，實現徹底的內部自治。這些都是報紙上大家都看得到的事實，從這些事實中，能不能得出左翼工團「叛賣」行動黨的罪証呢？完全不可能！

到提名日前一天，行動黨領導層向人民許下了「在六三年徹底消滅殖民主義」的諾

言，擁護東姑的大合併計劃，推行「通過合併實現獨立」的主張。全一個時候，左翼團體的意見被行動黨領導層嘲笑爲「落後了一步」是「在憲制機器中玩弄花樣」，「不徹底」等等。

既然行動黨領導層提出了「下一步就是爭取剷除一切殖民地的控制」和「徹底消滅殖民主義」的主張，那麼，爲了貫徹這些主張，爲了加強反殖民主義運動，以林清祥等人及四十三個工會領袖就提出了加強反殖民主義鬥爭的幾個具體步驟，以便保證六三年能夠真正消滅殖民主義。這些具體步驟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四大主張：（1）釋放政治犯，（2）實現工運的統一，（3）給反殖民主義的愛國人士以公民權，（4）給人民于更多的民主自由權利。

這四項主張集中地表達了人民當前的迫切願望，而且，也是合情合理，依靠人民的支持擁護，是不難實現的。我們以爲行動黨的領導層會給予同情考慮，並且加以大力推行，促成一個反殖民主義運動的高潮，爲未來的憲制談判創造有利的條件，以便到時能夠實現行動黨許下給人民的諾言——「徹底消滅殖民主義」。但是，事與願違。行動黨領導層不但願意採取任何具體的反殖民主義措施來爭取人民的民主權利，加強反殖民主義的鬥爭，反而轉過來污蔑和攻擊工會領袖，把許多罪名加在他們身上，諸如不要合併、破壞民族團結、想製造憲制危機等等。

這些沒有事實根據的嚴重指責，對行動黨究竟有什麼好處呢？這樣做，豈不是完全暴露了行動黨領導層現在已經離開了反殖民主義的路線，而走上一條跟右派沒有兩樣的道路嗎？行動黨領導層用謾罵和污蔑來代替對真理的討論，用空洞的宣傳來代替具體的反殖民主義鬥爭，公開拒絕符合人民利益和代表人民意志的反殖民主義主張後，在人民羣眾中造成什麼印象和後果，難道還用解釋嗎？

我們完全有理由和有根據地說：正是行動黨領導層採取了違背人民意志，忽視人民目前的迫切願望和要求的政策，才會落得今天這樣兩戰俱敗的下場的。人民是根據行動黨執政兩年來的表現和現在它所追隨的路線來決定投誰的票，而不是根據一時的或偶然的因素來決定取舍的。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不能解釋爲什麼兩年前人民到處歡迎行動黨，而兩年後的現在却又到處不滿 P. A. P. 這個事實。

真金不怕火，如果行動黨的領導層這兩年來基本上能夠滿足人民的迫切願望和要求，真的表達了人民的意志，就沒有必要會害怕被人民拋棄。這兩年來，人們看到行動黨的領導層脫離羣眾，滿足現狀的傾向，日益嚴重，人們也看到了王永元事件的發生，看到了行動黨面臨四分五裂的局面，看到了行動黨領導層要跟聯邦右派做「好朋友」的主張……。我們甚至聽到了這些人說：「如果聯邦右派不喜歡我們在安順得勝，我們就寧可失敗」的奇談怪論。所有這些表現所帶來的後果，所有人民的不滿、憤怒，是什麼

人造成的？

患難和失敗的時節，最容易考驗一個人的品質，容易看出一個人是英雄還是狗熊。行動黨領導層面對着接連兩次的失敗之後，沒有對自己作過最低限度的自我檢討，却把責任全部推給林清祥和其他的工會領袖。好像只因爲是林清祥等人的作怪，人民就不支持行動黨了！這真是再方便也沒有了的遁詞。但是，這種沒有事實作根據的指責，人民會相信嗎？失敗了之後把責任推給別人，人民會心服嗎？老實說，這樣做，對行動黨的前途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的。

我們願意在這裡指出：芳林補選和安順補選的結果，說明了人民普遍不滿行動黨領導層脫離羣眾，向現狀妥協的右傾政策，人民要求政府能夠採取堅決維護人民民主權利的立場，團結人民，貫徹反殖民主義的鬥爭。行動黨領導層如果不看潮流；不辨風向，忘記了人民在兩年前擁護支持行動黨上台的本意，不顧人民的普遍不滿和反對，繼續堅持違背人民意志與願望的政策，那麼，行動黨在選舉中只能落得一個敗局，這是什麼人也不能怪的！

所以，什麼人使行動黨在最近兩次的補選中失敗呢？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到，正確的答案是：行動黨的領導層。

是什麼人背叛行動黨的政策和原則？

蒂凡那先生攻擊林清祥和一部份反對黨領導層不民主的行動黨立法議員「背叛」了行動黨的政策和原則，這種指責有什麼事實的根據呢？

工會領袖要求行動黨領導層貫徹反殖民主義鬥爭，認爲要獲得人民的支持，實現行動黨對人民許下的諾言——「在六三年徹底消滅殖民主義」，就應該接受工會方面的四點要求，使反殖民主義運動能夠更進一步地發展。正是這些反殖民主義的要求，被蒂凡那先生和行動黨的領導層指責爲「背叛」行動黨的政策和原則的。這實在是太奇怪，而且也太令人莫明其妙了！

大家知道，早在五七年行動黨舉行的「五一」聯歡大會上，李光耀先生就當衆宣佈說：「如果我們在未來的大選中取得勝利，那些被扣留的黨員一定要獲得釋放，假如沒有釋放的話，憲制一定要取消」。

過了不久，同一個李光耀先生又在丹戎百葛補選的羣眾大會上又說：「有許多我黨同志被林有福政府扣留，他們應該在公開的法庭上受審或無條件釋放，我們爲他們的民主權利而繼續奮鬥，除非他們被證明有罪，否則他們不應被剝奪了自由和他們政治上的權利」。

像上面所引的話，在行動黨尚未執政的兩年前，真是多不勝數，沒有需要一一羅列出來。這些話，當時真是如雷貫耳，人民到現在還不會忘記，因爲這是正義的聲音。也正因爲這些反殖民主義和爭取人民民主自由權利的正義呼聲，帶來了人民的支持擁護，致使行動黨的上台執政。

現在，當人們以爲行動黨的領袖們已經忘記了那些正義的呼聲的時候，工會領袖爲了行動黨的名聲而提醒政府說：「應該釋放政治犯」，「應該給公民權予堅決反殖民主義的愛國人士」。這些建議和提醒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完全符合行動黨的建黨精神和奮鬥目標的。可是，蒂凡那先生却拍着胸膛出來指着說：你們的要求根本就是一種背叛！

真是奇怪之極的指責，背叛甚麼呢？是行動黨的領導層現在已經不想釋放政治犯了嗎？還是行動黨領袖們已經忘記了他們向人民許下的諾言？不願意讓他們所不喜歡的愛國人士享有公民權？如果已經忘記或者不願意，就應該老老實實地講個清楚，不要作危言聳聽的指責。

兩年前，當行動黨還沒有執政的時候，該黨的大小集會上，都有一條議決案：「要求當局立刻審判在公安法令下被捕的人士，或無罪予以釋放」。現在，行動黨執政後，這些議決案都失蹤了。當然如果已經沒有政治犯，沒有了在公安法令下無辜被捕的人士，議決案也就是多餘的了。但是，事實並不是這樣，而是剛剛相反。那麼，這類性質的議決案爲什麼沒有了呢？「作反對黨的時候可以反對的東西。作執政黨的時候只好贊成，因爲我們的處境跟林有福一樣。」這就是行動黨領導層的回答。但是，到底是什麼人背叛了自己的政策和原則，答案在這裏也就十分清楚了。

行動黨在大選時向全新加坡工人許下諾言說：「如果我們執政，一定促進工運的統一！」可是，兩年後的今天，工運統一還不是紙上的諾言而已。全星加坡的工人等得不耐煩了，所以，工運領袖們就出來促一促，希望政府執行諾言，實現工運的統一。工會領袖這樣做，應不應該呢？我們就看不出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但是，蒂凡那先生又跑出來指責說：你們又背叛了行動黨的政策和原則！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

難道行動黨不主張釋放政治犯嗎？難道行動黨不主張讓一切反殖民主義的愛國人民享有公民的權利，不願意實現工運統一，不願意擴大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嗎？難道行動黨的領導層真的已經改變了他們在這方面的政策，爲了所謂「適應新的情況」，已經推行了另外一套全新的，和右派一模一樣的政策了嗎？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也沒有什麼話好說。不過，爲了不讓人民誤會行動黨還是一個「左翼」的政黨起見，希望有關方面應該從即日起公開宣佈實行新的政策，不好讓老百姓誤會。要知道，如果已經是右派而掛右派招牌，人們當然無話可說，因爲它如假包換，至少老百姓也會稱讚一聲「有種」，誠實。但是，掛左翼招牌而行右派政策，老百姓可就話要說了。說什麼呢？——掛羊頭賣狗肉，非好漢也！

所以，什麼人背叛了行動黨的政策和原則呢？合理的答案就是：行動黨的領導層！

（轉入第三版）

(接自第二版)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是什麼人反對新馬合併？

蒂凡那和行動黨的領導層對左派的攻擊就是：這些人反對新馬合併，不願意看到國家的統一。這種指責不僅是無中生有，而且是惡意的歪曲。

本來，按照行動黨領導層在他們奉為經典的四週年特刊裏頭的分析是說：星馬的分離有兩個最基本的理由：一方面，是英國人實行分而治之的政策造成；另一方面，是聯合邦的統治者東姑等人基於種族的理由反對新馬合併。這些分析是否完全正確，姑且勿論。但是，奇怪的是這些被奉為「科學」的和「成熟」的分析，現在又好像已經站不住腳了。據說現在的英國人，東姑以及所有的右派都贊成行動黨的合併政策。什麼人自打嘴吧呢？什麼人背叛了他們奉為經典的論斷呢？看來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行動黨的領袖們。

我們不妨作一次臆步，即假設工會領袖是反對新馬合併的吧！但是，在這方面有什麼可靠的事實根據可以用來指責和誹謗呢？完全沒有。做過律師的人應該知道，如果拿不出任何事實作根據而指控別人，是可能構成誣賴和誹謗罪名的。什麼理由和事實根據可以作為攻擊工會方面不要合併的借口呢？我們除了看到那些措詞凶暴，沒有具體分析的炒冷飯的攻擊之外，一直到現在還看不到行動黨的領導層能夠拿出起碼的根據來，作一些像樣的指責。他們所能夠拿出來給人們看的根據就是：林清祥等人曾經發表聲明說：「任何使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鬥爭受到挫折的憲制安排都將遭到人民的抵抗」。還有下面一段話是行動黨領導層指責左翼反對合併的「証據」，林清祥在六月廿四日答復海峽時報時說：「合併這件事必須在很大的程度上澄清，它不能毫無肯定的目的下加以接受，星加坡目前的地位是經人民極大犧牲而得到的，因此合併絕不能變成任何一種出賣」。

林清祥等人的話說明什麼呢？第一，合併不應該是一種買賣。第二，合併的條件不能夠損害人民的基本權益。第三，合併不應該影響人民爭取民主自由權利的鬥爭。第四，合併應該有明確的目的，這一目的就是：合併必須是對促進反殖民主義運動有利的合併，也就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民主進步的合併。

林清祥要求「澄清」，就是反對合併？要求合併應有明確的目的，就是不願實現國家的統一；要求必須實現符合人民基本權益的民主進步的合併，就是不願意看到合併的實現嗎？

像這樣的話也被指責為反對合併，不要國家統一，這樁做，難道不太過份一些麼？難道不太霸道，不太不講道理麼？其實，有關合併的問題，工會方面早有具體分析，說明問題並不在於要不要合併，而是在於要怎樣的合併。因為既然站在不同的立場，就要維護不同的利益，代表不同的社會集團講話，既然歷史上有過各種各樣的合併，我們難道不應該站在維護人民利益的立場，爭取現實符合人民利益的民主進步的合併麼？像行動黨的領導層那樣，只聽到「合併」兩個字就覺得像什麼似的，把自己的立場原則都忘得乾乾淨淨，不管具體內容怎樣，就大聲叫好；而有些人認為事關重大，應該從長計議，反對亂一槓子，他們就急急昏昏，就破口冒目亂罵一場。這種表現，究竟是什麼道理？會不會有失君子風度呢？

沒有人反對合併，但是，我們却聽到了許多控訴和譴責「反對合併」的叫罵。這樣做的目的是很明顯的，對於那些把「合併」當作救世靈丹看待的先生們，只要你不同意這一救世靈丹的政策，只要你對把合併當作救世靈丹來看這一點表示懷疑，你就会被攻擊，

被指控，因為你（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已經踏到了他們的痛處，揭開了他們的爛瘡疤。他們要反目無情，給予瘋狂的謾罵攻擊。那也是很自然的事。

什麼人在合併這個問題上的分析反覆無常，無事生非呢？又是什麼人把合併看成救命護符，不願意爭取對人民，對反殖民主義運動有利的民主進步的合併呢？正確的答案就是：行動黨的少數黨權份子。

什麼人玩弄種族主義？

行動黨的領導層和蒂凡那先生指責工會負責玩弄種族主義，不願意實現民族的團結等等，是不是也有像樣的事實根據呢？完全沒有。

一路來行動黨的領袖們是以民族團結論者自居的。他們宣傳別人都是沙文主義，而只有自己是如假包換的民族團結論者，這種態度當然只是「老王賣瓜」（自讚自誇）的伎倆，實際上是經不起批判的。

把進步工會指責為破壞民族團結者，又不拿出憑據來，這在多民族的社會中會造成什麼影響，難道還用分析麼？告訴馬來同胞說：星加坡華人不要效忠馬來亞，企圖把星加坡變成小中國，這種毫無事實根據的言論，會引起馬來同胞作何感想，難道還用說明麼？把左翼運動劃分成「民族」與「非民族」的，對於團結各民族人民和促進左翼運動，到底又有什麼好處呢？我們把這些問題好好地想一想，就會發現，原來這樣做的目的只是假借「民族團結」的招牌，來達到分裂民族團結和破壞左翼運動的目的。利用民族情緒，挑撥民族感情，製造民族間的不和，然後又以「民族團結」論者的「偉大」姿態出現，爭取羣眾運動的領導權，挽救其搖搖欲墮的地位，這就是行動黨領導層和蒂凡那先生現在所導演的鬧劇。對於這些在「民族團結」的外衣之下進行的分裂民族團結的活動，由於它是偽民族團結之名而進行的，不大為一般人所警覺，所以容易達到它的欺騙性的目的。這就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警覺，不能不鳴鼓而攻之，揭穿其偽民族團結的招牌，粉碎其玩弄種族主義的狡猾卑劣的勾當。

把左翼劃分成「民族」與「非民族」的，這不僅在理論上根本不通，就是在實踐上也是危害無窮的。

關於左翼與左翼運動，指的當然是主張改革社會，實現社會平等，堅決反殖民主義的民主進步的社會力量或羣眾運動，從現實上着眼來看馬來亞（包括星加坡）的左翼運動向來都是非種族主義的。這一點，可以從星馬的左翼政黨和進步工會的組織情況看出來。一路來星馬的左翼運動在基本上都是不分種族畛域而進行活動的。可能在較早時期，由於一些歷史上的原因，出現過一些以某一民族為中心的左翼活動，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左翼運動已經沖破了民族的藩籬，而匯合成不分民族畛域的運動，這一點，現實就是最好的證明，因為基於共同的奮鬥目標和社會理想，成熟的左翼運動必然是要以各民族的聯合和團結才能形成和得到發展的，左翼運動既然是以實現人類自由平等的理想作為奮鬥的目標，而社會集團只能是根據社會階級的既定利益來劃分的，不是根據民族的成分來劃分的，所以，左翼運動就只能是主張民族團結的，不可能是提倡民族分離的，這些，都是明顯不過的事實。

然而，以理論家自居的蒂凡那先生又何以硬生生地把左翼劃分成「民族」與「非民族」呢？答案是很簡單的：就是為了玩弄種族主義，為了追逐黨派的私利而分裂左翼運動。

把左翼劃分為「民族」與「非民族」的

就是暗示不贊成行動黨領導層現在的右傾政策的左翼是「非民族」的，換句話說，這些左翼是不要民族團結，不屬於「民族主義」的，而不屬於民族主義又被暗示着「非本地性」的，與國際有聯系的一種外來的左翼勢力，蒂凡那先生用心良苦，以為發明了一些杜撰的名詞，就可以達到嚇唬（口旁）馬來同胞的目的，使一些不消差事實的人跑過去支持穿着「民族團結」外衣的偽民族團結論者。其實，這樁做的結果反而暴露了蒂凡那和行動黨的領袖們在推行沙文主義，利用沙文主義的口號來興風作浪，作為挽救自己的一種卑劣手段，這樁做，正是一切政治破產者的必經之路——飢不擇食，飲鴆止渴。

把左翼運動硬生生地蓋上「民族」的印章，正是沙文主義的一種表現。當一個政黨蓋上某一民族的印章時，這個政黨只能是種族性的政黨，如馬華公會或巫統，都是以某一民族利益為號召的種族性政黨，現在，有人主張左翼運動也蓋上一個「民族」的印章，這是什麼意思呢？為了提倡各民族的團結嗎？并不像。為了標新立異，排斥異己嗎？好像是。為了利用某一民族的民族主義情緒來達到分裂左翼運動的目的嗎？完全正確，除此之外，難有第二個答案。

利用安順補選的候選人是馬來族同胞來大作文章，攻擊左翼團體不願看到馬來同胞的勝利，這樁做難道是為了促進民族團結嗎？當加冷區補選時，行動黨的一位馬來族候選人在華族集中區中選的事實，被當時行動黨的領袖們吹為民族團結的勝利，認為華人一般上沒有沙文主義思想。但是，不久之後，由於左翼被指責為缺乏馬來亞意識，造成了星馬合併的障礙，行動黨的領袖們為了迎合東姑個人的胃口，大漢沙文主義的帽子又盛行一時，現在，當聯合邦的右派要合併時，行動黨領袖們就揚言說：大漢沙文主義已經消除，行動黨執政兩年來在這方面的努力已經成功，東姑對星加坡的華人已經沒有戒心了。然而，還在一個月前，我們還聽到東姑指責說：有人要星加坡變成小中國，這到底應該作何解釋呢？當行動黨在安順補選失敗後，我們又再聽到了沙文主義的攻擊，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一位馬來族同胞在競選中失利時發出這種攻擊，用意是什麼呢？難道這種攻擊的目的是為了促進民族團結麼？人們觀察了日益暴露出來的事實，應該不難得出一個完整的結論來，這個結論就是：以民族團結之名而行民族分裂之實的，不是進步團體，不是左翼運動，而是一羣政治上實行買空賣空的機會主義者。

什麼人玩弄種族主義之謎，在這里也就真相大白了。答曰：行動黨的少數領袖人物是也！

是什麼人造成工運的分裂？

要了解什麼造成工運的分裂，只要弄清楚什麼人妨礙工運的統一，就會找到明確的答案。

實現工運的統一，是行動黨向星加坡人民許下的競選諾言。所以，行動黨上台執政後，曾經有過一番生龍活虎的表現，例如整肅黃色工會，對付頑固反動的資本家等等。當時的確出現了一個蓬勃一時的局面，也組織了一個像樣的職工總會，代替了臭名昭彰，蓋有林有福黃色印頭的「總工會」。但是，過了一個時期，工運統一的步伐緩慢了下來，工運的發展遭到嚴重的壓力，工會被懷疑可能對政府的工業安寧政策採取不合作的態度。財政部長干涉勞資糾紛的局面出現了，要職工總會表明工業安寧政策的備忘錄也發表了，為了促進工運統一而草擬的職工法也失蹤了。隨後後來出現的政治局面，

工運的統一拖延了兩年，仍然不能實現。根本的原因是什麼呢？原來行動黨的領袖人物想把工運統一到自己的袋子里去，像林有福過去玩的戲法一樣，把總工會當作「黨」的樹膠印來使用。於是，分幫分派，挑撥離間，排斥異己的事發生了，而當這種把工會當作行動黨的樹膠印的意圖失敗後，行動黨的領袖人物就索性把統一工運的口號丟掉，追隨林有福政府的老路，委派自己的親信幹部和利用政府的權勢來進行工會爭奪戰——分裂工運。正是這種一黨包辦的工會政策，妨礙了工運的統一，使工運的統一不可能實現，而且由於排斥異己的結果，必然要造成緊張的空氣，帶來磨擦、排擠、憎恨等等不利于工運統一和實現工人團結的現象。所有這些，都使工運的統一成為畫餅，為工運的分裂埋下了地雷。

明白了這些造成工運分裂危機的許多內在原因，對什麼人造成工運分裂這個問題，相信已經不難得出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那麼，讓我們再看看蒂凡那先生的虛偽指責吧。他說：在安順補選中的行動提出相反意見的工會領袖，必須負起工運分裂的責任，這種指責，不外是說：第一、政治見解的不同，是工會分裂的主要原因。第二、不同意行動黨的政策路線，工運就不可能統一。

多麼令人震驚的不打自招啊！這些理由，不正是說明了分裂工運的基本原因麼？不但說明了原因，還提供了人証哩！政治見解不同，就只有分道揚鑣的工運分裂主義，赤裸裸地說明了把工會當作樹膠印的政策，是多麼粗暴地干預了工人的政治信仰的自由，而且是多麼的蠻橫無理地破壞了工運的統一。這些責任，應該由什麼人來承擔呢？合理的回答只有一個：就是行動黨的少數領袖人物，蒂凡那先生，只不過是當權派用來分裂工人運動的工具吧了。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什麼人造成行動黨在安順補選的失敗？什麼人背叛行動黨的政策和原則？什麼人反對星馬合併？什麼人玩弄種族主義把戲？什麼人分裂工人運動……？這些問題，已經被人用偷天換日的手法企圖轉移人民的視線，作歪曲事實的解釋。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切掩蓋事實真相，顛倒是非黑白的企圖，在事實的面前都是站不住腳的。久經鍛鍊的新加坡人民，他們經過了多年的政治鬥爭的磨練，是用自己的眼睛和經驗，來判斷誰是誰非的。

有些人憑了一時的小聰明，靠投機取巧地迎合了當時人民的情緒和願望，在爬上了執掌大權的地位之後，就忘記了人民的付託和力量，把老百姓看成是只關心蠅頭小利，目光短淺的小人物。因此，背棄了他們對人民許下的諾言，不要繼續反殖民主義的鬥爭，企圖通過做買賣的方法來解決自己面對的困難，這些人的政策會遭到挫折和失敗，會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滿，本來是不足為奇的。奇怪的倒是，這些人在碰到焦頭爛額，受到人民反對之後，還不知道自我檢討，看看出了什麼岔子，以便挽狂瀾於既倒。他們還想硬幹下去，「不到黃河心不死」。但是，時運不佳，一敗再敗，怎麼向人民交代呢？於是，有人陰謀奪取政權呀！英國人賄賂林清祥吃晚飯呀！紅毛不合作呀！等等故事就搬出來了。這些東西到底有幾個人會相信呢？戲是演得很逼真的，但是看的人却感到手段無奇，為什麼呢？原因是這些「恐怖片」早就在新加坡一演再演，毫無新鮮趣味了。我們願意寄語那些搬演恐怖鬧劇的先生們，靠製造幾個驚險鏡頭是不能感動人的，爭取人民同情的。只有老老實實為人民服務，向人民講真心話，才有光明的前途！

(一)

行動黨在安順區補選失敗後所遭遇的困難和黨內出現的分裂危機，已經被該黨的領導層利用來製造緊張和不安的氣氛。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忽然間聽到「共產黨陰謀奪取政權」，以及這兩個星期來不斷出現許多危言聳聽的指責原因。這樣做法，不外是要利用政府執掌大權的地位，來排斥異己，解決自己黨內的嚴重困難，並且製造刺激性的新聞來轉移人民的視線，掩蓋補選失敗的真正原因。因為這一失敗，從實質上來說，是行動黨領導層所遵循的路線和作風，受到了人民的反對和否決的結果。這兩年來，由於行動黨領導層的脫離羣衆，驕傲自滿，不尊重民意，違背了行動黨建黨的優良傳統，不願意依靠人民羣衆的力量，爭取與維護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因此，造成了今天衆叛親離、民怨載道的局面，本來芳林補選的失敗已經敲起了警鐘，但是，行動黨的領導層却不願面對現實，改變脫離羣衆、驕傲自滿的作風，仍然一意孤行，堅持走錯誤的道路。這種不以民意為依歸的作風，導致安順補選的再度失敗，是完全不會使人感到奇怪的。

兩度敗北，對於一個曾經極一時之威的執政黨來說，當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是，「解鈴仍繫繫鈴人」，行動黨的領導層如果能够懸崖勒馬，反躬自省，未始不能找出一條重振聲威，受人民支持擁護的道路。這原本就是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慣例，完全符合「憲制鬥爭」路線的精神。然而，現在行動黨的領袖人物並不圖此也，却利用了其本身的困難來煽惑視聽，把本來屬於一黨一派的困難誇大為全民必須面對的後果，對於這種把黨派的利益放在全民利益之上的做法，由於它是違背人民意志，損害人民利益的，所以，我們在這里不能不給予公開的批評，以正視聽和維護人民的利益。

(二)

從行動黨的領導層把該黨目前所面對的困難概括成「非共左翼與共產左翼再一次較量的開端」。這種描述，如果不是報紙上的大字標題標明是出自李光耀的手筆，人們一定會以為這是林有福一九五七年在立法議會的聲音。當時同榜有一批人物被形容為「共產黨陰謀奪取行動黨的領導機關」，結果是林有福政府動用了殖民地的軍隊和警察，發動了一次反動的大掃蕩，把不少職工運動者和行動黨的幹部逮到鐵牢里去，這些人有一直到行動黨執政兩年後的今天，還沒有獲得應有的自由。

然而，會幾何時，現在又有一批人被套上與林有福時期相類似的罪名。這些人被指捏造陰謀破壞政府，製造工業的不安寧。但是，誰都知道，當五七年行動黨黨內發生危機時這些人却是明顯地站在以李光耀為首的行動黨領導層的一邊的。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新加坡人民不難從自己飽受政治迫害的經驗中，對玩弄「共產黨又有所企圖」的人，認識到他們的意圖和用心是帶給人民不利的局面。現在，一個標榜左翼的政黨的領導人學起林有福政府的唱腔和身法，這究竟意味著什麼呢？在殖民統治者大權仍然在握的今天，誰都知道，局勢的混亂只能給殖民主義者帶來利益，任何誇大的指責和流言，都可能造成殖民主義者伸手干預人民政治生活的藉口。我們希望李光耀先生不要扮演吳三桂的角色，走林有福的老路，因為這是嚴重損害人民的利益，而為人民所不齒的！

(三)

行動黨領導層對工團和林清祥等人的指控之一，就是說這些人反對合併，「企圖阻止政府和聯邦政府在原則上達成任何協定」。這些指責與其說是無中生有，倒不如說是造謠誣蔑更為恰當。

因此對於這類沒有經過調查研究的首目攻擊，最有力的答覆就是：拿出證據來。

到底什麼人反對過合併呢？沒有！當林清祥說：「合併不應當是一種買賣，損害到人民的利益時」，就被指責是破壞合併。當工團發表意見指出：「合併應該在符合人民利益的原則上達成」，就被指責為阻撓合併。當左派贊成召開五邦的社會主義政黨和團體聯席會議討論大聯邦計劃時，同樣的，被指責為「企圖阻止政府和聯邦政府在原則上達成任何協定」。

有什麼理由能夠指責林清祥等人和左翼工團反對合併呢？從上面列舉的簡單事實中，我們看不到任何可以指責這些人反對國家統一的片言隻字！然而，他們却為什麼被人不惜歪曲事實地攻擊為反對合併呢？理由很簡單：因為這些人贊成符合人民利益，對促進反殖民主義運動有利的民主進步的合併。堅決反對違背人民利益，對反殖民主義運動不利，而只對右派和殖民主義者有利的反動倒退的合併。這是左翼應有的立場，也是符合五邦人民利益的立場，有什麼不對？有什麼應該被指責，被攻擊的地方？

現在有人連原則和立場不要，則只是一味地攻擊和誣蔑林清祥等人和工團不要合併，不要民族團結，不效忠馬來亞，然而，又拿不出任何具體的理由來作為攻擊這些人的根據，這不是很奇怪麼？其實，說穿了也是沒有什麼奇怪的。這是政治破產者必然的呼號，是把合併當作救命符的必然結果。

當東姑提出大馬來亞西計劃時，行動黨領導層馬上表示擁護支持，認為有利于「徹底消滅殖民主義」。於是乎，行動黨的領袖們號召人民也要一百巴仙支持擁護。

但是，過了幾天，我們却聽到所謂領袖們告訴人民說：「大馬來亞計劃的內容還不知道。這計劃現在正在送去倫敦討論」。

既要人民全力支持，又說內容還不知道，這會不會太冒進，太草率了一些呢？這種態度是不是對人民負責的一種表現呢？當海峽時報，英國總督和右派都高唱「合併好，合併好，合併對我們實在好」的時候，我們除了聽到行動黨領袖們的高聲應和之外，沒有聽到他們講過一句維護「左翼」立場，這是什麼一回事呢？

現在五邦的社會主義者和左派已經表明了他們的反殖民主義立場，反對出賣人民利益的合併，要求爭取對人民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有利的民主進步的合併，而行動黨領導層唱的却完全是另一種調子，這些調子又和著名的右派份子（如 A. P. 拉惹之流）的調子不謀而合，難道行動黨領導人在這個問

題上連一點「感想」也沒有嗎？

不顧任何事實，不提出任何理由，不作任何具體分析，就責罵別人不要國家統一，危害民族團結，企圖破壞政府的合併計劃。這樣做，怎麼能夠使人民信服，又怎樣能夠達到團結人民和教育人民的目的呢？

我們痛心地看到，現在有些人為了挽救自己政治上的破產，不惜背離事實地在合併問題上大做文章，煽動民族情緒，造成局勢的緊張，這種為了一黨一派私利所造成的局面，是嚴重損害人民利益的。我們站在維護人民利益的立場，不能不痛切陳詞，要求行動黨領導人採取堅決的態度，走回為人民熱誠擁護的道路——反殖民主義的道路。

(四)

李光耀在致給行動黨中委會的信件中提到：「林清祥和他的黨羽們很可能採取日益加強的工業行動」……。」又說：「很可工會方面就會有日益加強的攻勢」。

工業安寧對工人利益有直接的關係。這個問題也是新加坡人民一般上所關心的問題。進步工團對工業安寧和勞資糾紛的基本態度，兩年來已有了具體的表現，好壞如何，公道自在人心，相信新加坡人民是十分清楚的，就是李光耀也承認，工會這兩年來處理勞資糾紛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但是，現在却有人表示懷疑工會的政策，由於政治上的理由，提出了許多可能性，暗示說工會可能「發動攻勢」，破壞工業上的安寧。對於這些沒有充分根據的假設，必須給予嚴正的回答。

工會的責任，在今天來說，首先就是維護工人的切身利益，防止不法資本家對工友不合理的剝削。在對社會的發展有利的前提下，爭取工人的合法權益（包括民主權利）。對願意和工會合作以便適當照顧工人利益的資本家和政府，一路來工會都是採取團結和合作的態度。對於蔑視工人利益的反動資本家和政府，工會則站在

維護工人利益的立場上，據理力爭，通過各種合法的途徑，使工人的利益得到切實的保障。

政治上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才可能有強大的工人運動。所以，政治的民主和自由，是工人利益獲得保障的前提。在殖民統治時代，進步的工會曾經號召工友起來反對壓迫工人的林有福政府，真誠地擁護行動黨，就是因為行動黨是當時在公開上反對殖民主義和反右派勢力最積極的政黨。當反動的林有福政府倒台了，人民很自然把希望寄托在行動黨的身上。過去兩年來，進步工會嚴正的立場和負責任的態度，是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的。現在行動黨領導層採取了與現狀妥協的路線，不要工會的支持，製造緊張的氣氛，不願意領導人民貫徹反殖民主義的鬥爭，不根據具體事實地證實為工友普遍愛戴擁護的工會領袖。在這榜的情況下，進步工會的立場和態度應該怎樣呢？當然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

目前時局中的幾個問題

湯田

我們相信，進步工會維護工人的切身利益，爭取工人合法權益的立場決不會改變的。對於願意適當照顧工人利益的資本家和政府，工會一定堅持既定的原則，採取友善合作的態度。對於不但不願意照顧工人利益，甚至進一步損害工人利益的反動資本家和政府，當然就有必要站在維護工友切身利益和爭取工人合法權益的立場上，進行堅決，但又是合情合理的合法的鬥爭，我們相信這些嚴正的立場和態度，是所有進步工團都願意貫徹執行的，而且，也一定會得到所有開明的資方的諒解和贊同。

行動黨的領導層現在根據自己面對的黨內危機和競選失敗，就懷疑工會會乘人之危，落井下石。這種假設是沒有必要的。其實，政府如果有能力執政，就盡管執政下去，拿出勇氣來解決面對的問題。根本就沒有需要製造什麼「共產黨奪取政權」的神話，作捕風捉影的指責，震驚社會視聽，擾亂人民耳目，把人民弄到莫名其妙。事實勝於雄辯，「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指責已經過去一個多禮拜了，新加坡還是風平浪靜，人民相安無事，只有廣播電台却還在那裏天天播送著「神秘的陰謀」，刺激人民的神經。這種故作驚人之鳴，借以轉移視線，掩蓋自己錯誤，利用製造緊張局面來解決一黨一派的困難的手法，是很難取信於人民，使人民心悅誠服的。我們認為，解決分歧的最好辦法，就是讓人民能夠按照正常途徑表達他們的意志，我們完全相信：人民是一定會作公正的裁決，而也只有人民，才能做最好的裁決！

(接自第一版)

「中非聯邦」的政治教訓

沙蘭殖民地當局散播恐怖謠言，說非洲人將要暴動，並且利用謠言為藉口，逮捕一千三百名民族主義者，事後，連英國所派遣的德夫寧調查團也不得不承認：尼亞沙蘭是個警察國！另外一個調查團，蒙克頓調查團也指出：中非聯邦不得人心，必將解散！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北羅得西亞，南羅得西亞和尼亞沙蘭民族主義領袖一齊抵達倫敦，參加在蘭開夏大廳舉行的中非憲制會議。他們不約而同提出一項要求，廢除維護殖民地利益與種族壓迫的中非聯邦，給予非洲人民自決。英國殖民部不願放棄殖民地利益，中非聯邦的人，更不願放棄種族壓迫，民族主義者的要求再一次受到拒絕。

目前，新的，更嚴重的政治危機正在醞釀着。殖民地主義者不願放棄殖民地利益，非洲人民不願再做牛馬，正面衝突成為不可避免。北羅得西亞民族主義領袖嘉安達已經誓言：「我決心領導我的人民對整個殖民地政府鬥爭，即使我將入獄一千次。我將對中非聯邦鬥爭，直到它在北羅得西亞沒有留下一絲痕跡！」

這就是「中非聯邦」的政治教訓，對於亞非受壓迫人民，尤其對於今日馬來西亞人民，具有特別重要的實際意義。

黨副主席及總秘書發表聲明指出：

外間捏造的新聞，仍企圖破壞本黨內部的團結和挑起民族團結的分裂。

黨副主席馮俊田及總秘書耶哈耶因為七月廿日，海峽時報與南方晚報同時刊登一則新聞，指出本黨內部鬧意見一事，特聯合發表聲明如下：

我們對於外傳人民黨內部鬧意見一事深感詫異，作為人民黨之負責人，我們從來就沒有接到由黨員提出的對補選問題及馬來亞問題提出來的歧見或不滿。人民黨是一個切實實現黨內民主的政黨，我們的許多問題都是在黨的正常會議上提出來討論和通過的。如果有重大的歧見，是會引起巨大的爭論的。但是，這些事件在最近却沒有發生過。因此，我們特此嚴正指出：這是外間捏造的新聞。製造這些新聞的人，抱着航離的政治目的。

代表殖民主義者圖破壞內部團結

這則新聞首先出現在海峽時報和與它有關的巫文報每日新聞。尤其是海峽時報，就一向少刊登人民黨的新聞，如果一有新聞，那就是對人民黨不利的消息。人民黨是一個反殖民主義的政黨，海峽時報是親殖民主義的報紙，他們如此處理新聞是很自然的。因為，大家的立場是對立的。他們只代殖民主義者說話，不喜歡本邦人民的團結，這種新聞首先在英文的海峽時報和它相同立場的報紙出現，正說明了這一點。南方晚報的新聞顯然是從英文報翻

譯過去的。正當由英殖民主義者策動的大馬來西亞計劃和新馬合併計劃被提出來時，為了推行這個計劃，親殖民主義的勢力就在不斷地製造謠言。尤其是要煽起民族之間的問題，從這個新聞側重強調馬來民族的歧見，就可想見他們的目的。

星馬統一是歷史必然的趨勢

我們在此也不得不提出一些人所作的政治攻擊，他們把要爭取獨立或完整的內部自治的人當作反對星馬統一的人，這是一種惡意的歪曲。其實，星馬的統一是必然的歷史趨勢，它只有在人民的共同要求下才能達到。它必須是在兩地人民互利的時刻中提出，才能水到渠成，對大家來說應考慮的是在什麼時候合併的問題，而不是其他的問題。同時，我們不要忘記今天提出大馬來西亞的人，正是殖民主義者和右翼份子，我們看到英殖民主義官員的積極活動，希望早日完成工作，難道殖民主義者會實行一些對他們本身不利的計劃嗎？

我們要特此指出：人民黨並不反對由歷史和人民力量所促成的大馬來西亞和星馬統一，我們同意波斯達曼的見解。但是，我們將堅決反對由殖民主義者策動的計劃。因為，這些計劃只對殖民主義者有利，而是違反人民利益的。同時，我們呼籲人民鎮靜，認清殖民主義者的挑撥離間的陰謀。

天他們會廣泛地行動起來，參加爭取獨立的偉大任務。

然而土著民族的覺醒和啓蒙工作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它需要面對無數的困難和阻力。詩巫支部在這兩年裏，曾經作過許多努力，成功的一面是存在的，但是失敗的例子也並不是沒有。

有一段時期民族工作訪問隊幾乎每個週末都到長屋去，有些地區，我們招收了許多民族黨員，教育了許多伊班羣衆，取得了輝煌的成績；反之，有些地區却遭到有居心者的百般挑撥和破壞。他們說：人民聯合黨是華人的政黨；又說：誰參加人民聯合黨誰的槍枝和掛尾車要被政府充公；有的說：我們的主席已被政府抓去；有的又說：獨立後，華人會把你們（伊班人）踏在腳下；華人會將香港和台灣的難民遷到砂拉越來和伊班族對抗……

以上的謠言，一一說明製造民族分裂，造成民族關係緊張的是別有居心者，而促進民族團結與合作是我們，破壞人民利益者是他們，維護人民利益者是我們的黨。在現實和真理面前，一切無中生有的謠言都被擊敗，支部的民族訪問隊，遊藝會，黨代，勞動隊都強而有力的說明黨是為落後民族利益而工作的。加那逸支部與桑坡分部的成立是民族工作的偉大成就。

現在的民族關係是怎樣呢？不承認民族猜疑，民族隔膜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我們也同意一些別有用意者故意強調民族關係惡化的論調也是大錯特錯的。必須清楚的意識到，砂拉越三大民族關係本來是親密友善的，只是別有居心者利用民族間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教育上的不平衡發展，進行鼓動和挑撥，但是墨寫的謠言却掩不住鐵般的事實。一切惡意的民族挑撥，終歸是要失敗的。

今後的民族工作，下列三個問題是值得重視的。

(一) 做好民族宣教工作，創辦定期性的伊巫黨報免費贈送各地黨內外土著民族人民，教育他們了解黨的宗旨和目標，鼓勵他們為民族團結而奮鬥，鼓起他們的政治熱情；

(二) 在條件許可下，經常召開具有區域代表性的會議，討論我國政治局勢，經濟，文化教育，人民福利，社會諸問題，逐漸促使各種互異的觀點，達成統一的行動，以完成我們的最終目標與政治任務——獨立。

(三) 組織民族訪問隊，進行各種訪問工作，福利工作和宣教工作。

(三) 宣教工作

宣教工作在現階段是極其重要的，因為通過宣傳教育，可以提高黨員認識，教育廣泛的人民羣衆，使他們從無知的狀態變成有知者；不僅變成懂；從對政治問題的模糊

狀態變成政治運動的清醒組織者和領導者。宣教的作用就是這樣。因此，我們不能不檢點檢點兩年來的宣教工作了。

兩年來，宣教工作上是很做得很不够的。首先沒有宣教組的設立，在收集各種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等等問題的材料工作上，顯得不够系統化。

在對外宣傳上，缺乏精密的計劃，對於宣傳內容，形式方法與技術上掌握也是不够的，組織強而有力的文娛宣傳隊還須等待未來的努力。

對內方面，我們曾經舉行四次的政治問題的討論會，一般同志對政治學習的興趣還是不高的，主要是在領導者有缺點，缺乏一個具有足够能力的宣教組，為了做好宣教工作，我們必須加強組織。

(四) 組織工作

組織工作是黨的重要工作的一環，造成黨內組織工作強弱則有許多原因，而主要的原因在於黨是否能夠真正維護廣大人民羣衆的利益，是否有強而能幹的優秀幹部來實現黨的最終目標和全面貫徹黨路綫。

兩年來詩巫支部組織工作上的優點是：(一) 有着一定的羣衆基礎，一般羣衆都會熱烈支持我們的工作，例如遊藝會，勞動隊，支部的成立典禮等等都獲得了不少羣衆的熱烈支持；(二) 有着一定數量能够自我犧牲並且具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幹部，他們忘我工作，為黨的前途而奮鬥；(三) 在組織系統領導上，雖然不能做到非常精密，但是基本上也不至於陷入混亂狀態。

組織上的缺點：(一) 黨內宗旨，目標政策，組織紀律，宣教工作等的貫徹還非常不够明朗化和深入，好多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陷於片面的狀態。(二) 黨內各級組織的聯繫不够緊密，例如各支部缺乏定期性會議，討論全省的發展工作和組織工作，組織上的加強聯繫是有待今後的努力。

(五) 結束語

隨着國內外政治局勢的發展，政治鬥爭和運動是愈來愈尖銳的，面對的困難和阻力將是更加複雜。我們必須做好一切準備，迎接新的任務，否則，在劇烈的政治局面下，徘徊十字街頭，或者成為羣衆所唾棄的逃兵。因此，我們必須站穩人民羣衆的立場，一切以人民羣衆的最高利益為依歸，只有這樣，黨才能獲得人民羣衆的愛戴和支持，才能具有戰鬥力，我們必須在組織上進行各種領導，促進各級幹部，各階層人民，各民族人民的大團結，以完成艱巨的政治任務——猛迪卡

(轉載：砂拉越人民聯合黨機關報——團結報第七期)

兩年來的詩巫支部

砂勝越人民聯合黨於1959年6月成立，經過了兩年時間的奮鬥，目前已經擁有二萬多名的黨員，支部亦遍及砂勝越各省及重要的城市，聲勢磅礴。在砂勝越人民熱烈的支持與擁護下的人民聯合黨，正在以雷霆萬鈞，波濤壯闊之勢向前推進。

為了使本邦人民能瞭解人民聯合黨的發展，故介紹該黨屬下詩巫支部的進展與活動情況。(編者)

一九五九年六月四日，砂勝越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政黨——砂勝越人民聯合黨終於在百般困難和複雜的政治局勢下向全砂勝越人民以及全世界廣大的人民，發表宣言，宣佈它的偉大誕生。詩巫支部也在同年六月十八日，正式宣告成立，在這短短的兩年裏，詩巫支部也在國外局勢空前高漲的環境里，壯起大來。詩巫支部的成長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它也像其他支部一樣，衝破無數的驚濤駭浪，奔走了許多迂迴曲折的道路，克服了重重的困難，兩年後的今天詩巫支部面對着遼闊的原野，它充滿着無限的信心和希望；也充滿着無數困難和戰鬥。因此，回頭看看已經走過的道路，吸取血汗的經驗教訓準備將來的戰鬥是完全必要的。

(一) 發展經過

支部剛剛成立的時候只有幾個發起人。沒有黨所，也沒有什麼活動。當時，詩巫一些人民對黨存在着恐懼的心理，他們害怕參加黨以後會被政府抓去；有些認為凡是政黨都是壞的；有的認為「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而絕大部份都還不會和政黨打過交道。

在那樣的環境里，我們通過少數的積極支持者與黨員進行個別宣傳，招收黨員。當時除了通過努力宣傳和推動局勢的發展以外，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如果要召開羣衆性的會議，簡直是不可能的。

在古晉支部蓬勃活動影響下，詩巫支部也於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正式租用黨所，於是活動才正式展開，廿九日一個較大規模的黨員大會召開了，這個大會在還沒有舉行前，一般同志是悲觀的，大家都擔憂沒人出席。事實上，在各方面的努力下，黨員大會是成功的，它鼓起了一般幹部的工作熱忱，打下了支部向前發展的基礎。不久，市議會舉行競選，許多同志都參加爭取選票的工作，雖然這項工作並不會令人滿意，但是同志們對工作的高度熱忱和信心却是值得大奮特奮的。

一九六〇年初，籌款購買掛尾車，解決了民族發展工作和各地區聯絡工作的交通工具，尤其在推動訪問隊拜訪長屋工作上，是有其重大的價值和意義的。

去年四月廿四日，詩巫支部屬下的第一個分部——新珠山分部終於正式成立。在成立典禮時，約有

一千多名羣衆參加慶典。從此以後在華族方面，已經開始產生新的影響，打破害怕參加政黨的心理，分部黨員人數從一百多名發展到今天的六百多名。

全國黨員代表大會，給全國人民帶來新的鼓舞和信心，人民對黨的寄望更加高漲了。尤其是伊班族兄弟在認識上，大大提高。

緊接着黨代以後，七月廿三日與廿四日盛大規模的遊藝演出，給支部工作再次奠定了羣衆基礎。人民羣衆再次的領會到黨是真心為人民的，黨是為了爭取砂拉越全體人民的幸福而工作的。黨在羣衆中有威信，促成十月十五日南門分部成立的偉大場面，一般羣衆都熱烈的參加南門分部的成立典禮。

去年年底在上游民族區域明煙築路的勞動隊是出色的，今年年初的招收黨員運動也是成功的，加那逸支部與桑坡分部的成立，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們民族工作的成就。拉讓江上游的地區是重要的民族區域，這些區域的工作就是民族工作。

(二) 民族工作

土著民族是爭取獨立不可缺少的力量，失去了廣泛的土著民族的支持，一切獨立將成無用的口號。第三省的伊班族，在人數上是衆多的，在品質上，他們是忠厚老實的人民。當他們對殖民統治還無知的時候，他們的力量是潛伏着；有一天，他們會在國內外局勢的衝擊影響下甦醒起來。他們熱愛真理，要求自由，爭取生活上的改善（因為他們的生活是最痛苦的），終有一

共產黨要奪取政權之說妙用何在？

李光

行動黨又在安順補選中，敗下陣來了！

人們原以為一再敗北的慘痛教訓會促使行動黨領導人清醒頭腦，改變不受欢迎的右傾政策和專橫獨斷作風。可是事實上並不是這樣，我們聽到的却是駭人聽聞聲響：「共產黨要奪取政權了！」

當前人們看不到有任何罷工，標明是共產黨計劃的，更看不到有暴動的任何跡象（除非是由殖民主義者及反動派所挑起）。何來「共產黨要奪取政權」之說？把行動黨的立法議員「收買」過來，組織一個「共產陣線的政府」嗎？不見得會有這等一回事。因為追隨行動黨領導層的立法議員還有二十六位，加上八個反共好漢的反對黨立法議員，剛好佔議席總數的三分之二，地位堅強得很，共產黨怎能染指政權呢？何況不滿領導層的十三位行動黨立法議員，仍然表示忠于「非共社會主義」的立場，既然天氣晴朗，風平浪靜，為什麼偏偏有人要作「共產黨要奪取政權」的驚人之談呢？原來這是玩牌者的遮眼法。

安順補選戰結束後，人們不免要問：行動黨為什麼會一敗再敗呢？而且，為什麼連行動黨頭號領袖賴于起家的堅強堡壘也守不住呢？兩年前，氣焰萬丈，威名遠揚的行動黨，如今為什麼弄到天怒人怨，民怨沸騰呢？所有這一切，是不是行動黨黨權人物向右轉的緣故呢？人們越是追究失敗的原因，應負失敗責任的領袖人物，越是要「屁股出烟」。人們既不放鬆追究失敗的原因，怎麼辦呢？接受批評，走回正路，重歸左翼的懷抱，是一種辦法，而且是大有前途的好辦法。可是，決心蠻幹到底，非碰頭破血流不甘休的「英雄好漢」是不能「吃眼前虧」的。於是，在「進攻是最好的策略」的思想指導下，「被人出賣」，「共產黨要奪取政權」的牌子打出來了。如此一來，人們的視線被轉移了，認識也模糊起來了，忘掉這應負失敗責任的人「出烟」了。於是第一關濶濶過去了。

這是「共產黨要奪取政權」的妙用之一。

行動黨在安順補選失敗後，黨內積壓已久的不滿情緒開始爆發了。經驗老到的領導層顯然預感到，隨着安順補選的再度敗北，黨內反獨裁，反右傾的呼聲，必然日益增長，甚至可能動搖到黨權人物的領導地位。要避免成為棄之的，最好的辦法莫如先發動攻勢，於是「民族左翼和共產左翼」，「共產黨要奪取黨和政府」的牌子打出來了。

。這等一來，胆子小的人給嚇退了；胆子不大不小的怕給列為「共產左翼」不敢開口了；胆子大，敢于「造反」的，則送一頂紅帽子過去，以「共產左翼」，陰謀「奪取黨和政府」的罪名，將他清除掉。這樣，領導地位就從動搖轉為鞏固了。於是，第二關又安然渡過了。

這是「共產黨要奪取政權」的妙用之二。

芳林補選時，行動黨掌權人滿以為王永元的私事既給挖得一乾二淨，芳林補選無疑像空中捉賊，手到拿來。等到發現羣眾談的不是「王永元兩個老婆，可恥！」，而是「教訓一頓這小子」時，就惱羞成怒，拍案大叫：「哼！不知好歹的畜貨，居然敢教訓老子。且看我給你們人民一些顏色看。」於是「辭職」的牌子打出來了。玩牌者滿以為自己暫時退出「三角鬥爭」的戰場，讓另「兩角」去鬥個兩敗俱傷，吃盡苦頭的人民就不得不服服貼貼地跟着「非共社會主義」的旗幟走。可是，事情并不如玩牌者想像的那樣美妙。飽經鬥爭鍛煉的人民既不願看到局勢混亂，也不怕局勢混亂，他們還是要「教訓一頓這小子」。珍惜行動黨前途的廣大黨內人士，更是反對損害人民利益，毀滅黨的前途的輕舉妄動，在反對之聲洶湧澎湃的情況下，玩牌者顯然發覺如果蠻幹下去難免「阿兄一條」。於是，以黨的名譽暫時收起「辭職」的招牌，以待安順補選再作打算。等到安順補選後，發現連自己的「老巢」也給搗毀了一半，這才深深感到打「辭職」牌子的大不妙。因為「老巢」只剩一半，又是搖搖欲墜的一半，倘出現一個大選，難免連立足的地方也沒有，更不用說「保存非共社會主義力量」了。可是，辭職的話既已說了，而且反對派又頻頻催迫自己下野。怎麼辦呢？於是「共產黨要奪取政權」的牌打出來了，這一來自己轉守為攻了。「不讓政權落在共產黨手里」，「我要幹下去」，就變成名正言順了。這等，第三關又順利渡過了。

這是「共產黨要奪取政權」的妙用之三。

「共產黨要奪取政權」的妙用不止三個，還有另外三個。前三個是應付眼的難關，後三個是要渡過未來的難關。

「人民支持行動黨，就是支持合併」，這是行動黨在安順補選戰中說的話。反過來說，人民不支持行動黨，就是不支持合併。現在安順人民是不支持行動了，行動黨還要不要合併呢？要的，而且一百巴

仙地要。

星馬合併，需要英、馬、星三方面的同意才能順利實現。現在這三方面對合併的態度怎樣呢？

英殖民主義者雖然樂意看到聯邦右派代替它去掃除星洲的左翼勢力，可是鑑于英帝國在馬來亞的市場，愈來愈遭到美、日、西德排擠的事實，鑑于聯邦黨權人物對美國佬的興趣日益濃厚的傾向，英殖民主義者是不敢輕率答應讓星洲併入聯邦的。促使英殖民主義者下定決心的美妙策略，莫如使對方相信：倘不合併，山河即將變色。於是，「共產黨要奪取政權」的牌子打出來了。玩牌者相信如此一來，英殖民主義者為了避免軍事基地被清除，渣打銀行被封閉，英國人被趕走……就不得不答應合併。這樣，英殖民主義者這一關打通了。

這是「共產黨要奪取政權」的妙用之四。

星洲左翼勢力強大，行動黨打擊左翼不夠狠，聯邦右派是不滿意的。接管星洲政權固然是能够直接對付左翼，剷除左翼勢力的好處。可是，鑑于林有福政府是鐵壓左翼，星洲人民愈是要選左翼政黨的事實，聯邦右派始終不敢輕率接受行動黨右翼領袖的合併建議。針對聯邦右派這種既想要合併又怕合併的心情，最有效的策略莫如造成一種形勢，使對方感到局面嚴重，不能從容考慮，從而不得不馬上接受合併的建議。於是，「共產黨要奪取政權」的牌子打出來了。

「親愛的老大哥：共產大熊就要在星加坡出現了，而且共產熊掌就要伸入聯合邦，搗亂老大的地盤了。如果您再錯失良機，將後悔莫及啊！」玩牌者以為這等一說，聯邦右派至少也得同意七分了。剩下的三分，只要再加一把勁便不難完成。

「合併後，新加坡的「共產左翼」是不難對付的。親愛的老大，我老弟讓「共產左翼」自由發展是不得已的，因為新加坡還沒有獨立呀！一旦新加坡通過合併取得獨立，我老弟是準備隨時助您一臂之力的。老弟不是再三指出：『東姑只有在獨立後才反共』嗎？」

玩牌者以為如此一來，聯邦這一最關緊要又是最困難的關心，又打通了。

這是「共產黨要奪取政權」的妙用之五。

行動黨掌權人說：「要不要合併，將由人民來決定。」

新加坡人民會不會接受行動黨領袖的合併計劃呢？

在行動黨領袖看來1959年大選時，支持行動黨的54巴仙選民中，至少有20巴仙是穩定的，另20巴仙則會跟「反合併」的「共產左翼」走。剩下的14巴仙則飄搖不定。對這10多巴仙的選民，只要給予某些物質上的滿足（如加強原產局的服務，多設公共水龍頭，多發補津貼等），便不難到手。至于另外46巴仙選民，過去雖不支持行動黨，如今對行動黨也沒有好感，但只要策略應用得法，也是不難爭取過來的。

，最有效的策略莫如使這部分人相信「共產大熊」即將出現，為了達到爭取這46巴仙的選票，於是，打出了「共產黨要奪取政權」的牌子。玩牌者以為這等一來，這部分本來不支持自己的選民，至少不得不暫時跟着自己走。30多巴仙的本來支持者，加上40多巴仙的暫時支持者，勝利在望了。

一旦一切準備就緒，就可以宣佈舉行「全民投信任票」（要全民投信任票，不要大選，好處在于：1. 避免遭遇危險；2. 自己有大吹大擂的機會，別人沒有還火的餘地）。接着就為合併的成功而飲勝！

這是「共產黨要奪取政權」的妙用之六。

一句話有六種妙用，既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又清除了一切「異己份子」。只是因為一句話而不必舉手之勞，不費吹灰之力，一切困難艱險就都迎刃而解。妙哉！何樂而不為？既是神丹妙藥，包醫百病，發明之人功勞當然不能抹煞。誰是發明人？林有福是也，所以飲水思源，作者建議：林有福實應贈以行動黨中央名譽顧問之銜頭，以資表揚。不過，行動黨的領袖們不應忘記歷史之教訓，決用教林有福的藥方，因林有福在上次大選時開過同一藥方而落得慘敗的結果也，所以，應變靈驗一時的藥方，未必能治病入膏肓之人，因病是民主病，非專橫獨裁恐怖緊張之藥方能解救也。

妙用雖多，應急雖好，但老百姓迄今為止並無鼓掌叫好，奈何！

寓言

三層樓的故事

一文抄一

有一個富翁，他看到附近地方興建了一座三層樓房，特別是第三層的屋頂，涼台，都設計得十分雅緻，他羨慕極了，馬上召人來動工興建一座類似的建築屋，並且指明要那樣雅緻，漂亮的第三層。

過了幾天，那富翁到建築工地上看看，發現工人們正在那里忙着打地基，填泥土，還看不到第三層樓的影子。於是，他在氣憤之餘，把工人們和設計師叫來責問道：「你們難道昏了，不知道我要建的只是第三層樓房嗎？其他的我都不需要，你們到底是怎麼搞的？」

被責難的人都弄得目瞪口呆，莫明其妙，最後，大家理直氣壯地說：「怎麼？難道世界上有一種沒有樓下而只有樓上的屋子嗎？沒有打地基，沒有第一、二層，怎麼又會有第三層呢？」

可是，這個脫離實際的富翁堅持只要第三層，不要什麼地基之類的東西，他認為這

些都是麻煩，花錢又多餘的，所以，一直到現在為止，他想念着的第三層雅緻，漂亮的房子還是蓋不成。但是，這又要怪誰呢？

× × × ×

在我們的政治生活里頭，也有這樣的事。

有人認為合併獨立是很美好的事業。但是，他們却不愿意採取具體的行動來反殖民主義。他們不愿意為合併獨立打下穩固的基礎，以便創造對人民有利的生活條件，在徹底消除殖民主義和右翼反動派的基礎上實現合併和獨立。他們不但不願意這樣做，而且，還要扛出「左翼」的招牌，嘲笑那些反殖民主義事業辛勤工作的人不實際。他們之所以不愿意，完全是階級本質反動性的暴露。他們只是在那里坐等「徹底消滅殖民主義」。在那里幻想分享合併和獨立的果實。這些人又和只要第三層樓的富翁有什麼差別呢？